

# 白云人间住

千亚群

一路蜿蜒，左拐右弯，不时“山穷水尽疑无路”，也担心“千岩万转路不定”，但，一路秋色层染，秋意开阔，长长的旅途在颠簸中越来越靠近诗与远方。左窗山峦纵横，连绵起伏，间或水声潺潺。右窗山树杂花，色彩斑斓，恍如撞进了画布，且每一种色彩极其成熟。

看不尽的秋景，念不完的唐诗。此路，绵绵不绝，从历史深处一直宽展到当下，顺着时光的肌理触摸古人诗中的意象，于幽微处映照今人的内心，提醒自己的脚步慢一些，让灵魂跟上来，叮嘱自己要耐得住寂寞，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因为岁时节序，才有沧桑。因为诗歌，才留住记忆。浙东唐诗之路，开阔了人们的时空感，重走或重温，是对人们最好的致敬。翻山越岭后，面对山山水水，人的心思会变得清澈，也容易沉静，曾有过的伤痛，会得到抚平，那些褶皱只能悄悄留在诗中，供后人不断地解读与窥探，从中获悉命运的真谛与人性的良善。有时，一首诗可以缓解人生的失意，释然于命运的跌宕，“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诗人带着傲气的自信跃然纸上，诵读的我们，即使手上无酒，瞬间也为诗句所醉。

在新昌东茗斑竹村，我听到了娥皇女英凄美的故事，一棵棵斑竹从传说到诗歌，写它咏它叹它者不计其数，有名的当属刘禹锡：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相思之情，红豆通俗，斑竹古朴。斑竹也从诗歌到生活，只是今人的思念变得越来越容易，无需辗转反侧，一只手机快速解决了彼此的思念，但，网络再便捷，也无法代替思念的路径。诗歌中举重若轻的隐喻，曲折崎岖的暗喻，不知如何将破除爱情的渴望。而爱情不能承受之轻，又将滑向何处。

斑竹在古代是一处驿站，通往天台与嵊州，官差路过，在这里休整或交换马匹，商人来了，或带走商品留下银子，或带走银子留下货物，使得木楼越来越高，越来越密。文人墨客来了，从这条街到那条巷子，三步两步，步出一首诗，高兴了会嘱佳人歌咏，类似于现在公开发表。也有个别诗人，平时写诗兴头十足，但到了斑竹，竟一字不着。比如徐霞客，他在斑竹期间居然没有日志，这一页空白，惹起后

人无数猜想，最多的，怕是与“天下越女白”相关。倒是袁枚比较直白，“我爱斑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神仙居，恰是仙人地。可惜游客心，小住非久计。一出白云中，又入人间世。”看来，袁诗人在斑竹做了一回神仙。

在深秋的午后，沿着鹅卵石铺就的斜径，不念及过往和故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偏偏，心地有些远，只想住到唐诗里，与风花雪月无关，与兴衰成败无关，只想在那里静一静，坐一坐，看野花，望白云，观沧海，以及偶遇山人，或者童子也行，然后，助我在大地上行走，即使千山万水，仍能平淡如初。

从一座老屋前走过，一位老阿嫂刚迈出来，脸上堆着笑，笑容之下是盛开的鸡冠花，红艳艳，且有一丈之高。跟老阿嫂打过招呼后，她邀请我们进去坐坐。也没有拘束，便拾级而上。老阿嫂很开心，笑容始终荡漾，一边不停地表示歉意，说是屋里太脏。地上码着番薯，大的足有半个脸盆大，不由赞叹她种得好。谁知，她一把掀开锅盖，非要给我们煮。我们几个连连摆手，但怎么也没能劝住，就像她门口的那些花，怎么劝也劝不住它们的怒放。

老阿嫂所在村的支书很健

谈，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着信心与决心。他谈后岱山村的乡村振兴发展，用民宿助推美丽经济；也聊村庄法治治理，村内的纠纷很少，即使有，也不出村，在家门口三言两语便能握手言和。我注意到这里的防盗门窗特别少，矮墙上爬满藤蔓，屋檐下或靠墙处皆有石凳，想必是供村民闲聊，家长里短，也就是人间烟火。最有趣的是他执意要领我们去一间称为“颜如玉”的小屋。小屋里摆满了书，且很杂。村支书也不避讳，说都是别人送的。我很想问问有多少人来书屋。但最终没有开口。出村后，我还在想那间书屋，面积不大，还能看出以前主人生活的痕迹，泥地，横梁，木格窗。我有理由相信后岱山村的明天，会是城里人的驿站，让那些奔忙于生活的车马脚，那时肯定会有人去敲书屋的门。

到了下岩贝村，弃车，过石径，数分钟后，站到了观景台，十九峰与我遥遥相对，似乎，一伸手便可揽入怀中。有人靠着栏杆，身子微侧，举起食指指尖，阳光扑打着他的微笑。在他的跟前，一人正在取景，不时叫他把手指往下移。我不认识他们，不过，明白他们的用意——指点江山。

我也拍了一张，迎着阳光，背靠十九峰，双手垂立。这是天姥山的一部分，我不敢指指点点，身上没那个气场。我恭敬于眼前的一切，包括来来去去的山风。三十年前我参加自考，《梦游天姥吟留别》属于考试范围，虽然没说要背，可我还是很用心地去背。只是书中注释很少，也没有人帮我分析作品背景，对作者的认知也局限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死记硬背，背过考过后也就忘了。过了些年，记起来的似乎只有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此刻的我，直面天姥，见其势暗其容，虽无熊咆龙吟，也无空中天鸡，而且我也没有盼望过有青云梯等我登，我非常喜欢“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即使寂寞与孤独，甚至困顿，我也不愿意蹒跚前行，浩荡与照耀才是我脚步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李白的自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醉了也就醉了，遑论斗酒诗百篇，想想，还有谁敢酒后“天子呼我不上船”，哪怕醉得一塌糊涂，天子来了，也会不惊半个醒。

有人猜测，李白并没有来过天姥山，理由是这首诗是他梦后所写。也有人反驳，李白来过，依据是他漫游的足迹。其实，这并不重要。李白作为诗仙，浪漫精神映照着诗歌，他写梦也好，写实也好，诗中的一切皆是他内心的朗照，哪怕颠沛流离，或是失意落寞，心中始终飘扬着白云。

与袁枚不同，他的白云仍住在人间，与每一个人很近，诗中，山中有。

# 走过龙山岭 (叙事诗)

赵宁善

前些天在宁波邂逅多年未见的小王和梅英（化名），老两口正在公园里健身。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不由浮现心头……

本诗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金娥林场青年工人与山村姑娘相爱的故事。当时生活在高山林区的工人，住的是简易工房，晚上点美孚灯，生活条件极差，对象难找。后来国家出台政策，职工家属可以招工，安装了电灯电话，总算扭转了“光棍成堆”的局面。

(一)

金娥山，龙山岭，  
杜鹃红艳绿草茵；  
山青青，水淙淙，  
初夏时节招游人。

龙山自有好风景，  
梅英牧羊好婷婷；  
乌黑头顶开着花，  
粉红笑脸如画屏。

忽来两个浪荡子，  
一见梅英起邪心；  
胖的名叫张阿兴，  
瘦的那个叫阿明。

阿兴眼睛像铜铃，  
嬉皮笑脸戏梅英；  
又是搂来又是亲，  
梅英挣扎喊救命。

小王正在管山林，  
听闻急奔龙山岭；  
浪子一见魂魄惊，  
东逃西窜如家禽。

小王奔近杨梅英，  
见她倒地泣成声；  
小王上前轻轻扶，  
和善友好细打听。

“此事切莫去声张，  
不要告诉任何人！”  
小王点头看梅英，  
两束目光结同心……

龙山岭，好风景，  
转眼过去半年零；  
小王几次去攀亲，  
梅英低头无回音。

那一夜，月东升，  
龙山岩前诉真情；  
“我俩情谊比海深，  
设法说服我母亲。”

(二)

小王托了李大姐，  
选个吉日去提亲；  
费尽口舌说尽，  
未到银河桥变形。

大姐绕过翠竹林，  
汗流浹背似水浸；  
垂头丧气劝小王，  
还是另觅意中人。

绿草坪，擦树岭，  
冷风习习对人影；  
小王泪水潸然流，  
大姐细说详情。

梅英母亲叫阿杏，  
听罢提亲瞪眼睛；  
“梅英不嫁林场猫，  
猫捉老鼠多难听。”

梅英父亲叫杨霖，  
请坐倒茶蛮热情；  
“修竹青青赛黄金，  
理应有入管山林。”

阿杏干脆挑了明：  
“早给梅英说了亲，  
后生工人爹书记，  
女儿婚事我已定！”

(三)

忽闻人声喊梅英，  
喊声仿佛是杨霖；  
大姐小王心胆惊，  
急忙转身看分明。

池边立着杨梅英，  
好比水杉直挺挺；  
一见大姐和小王，  
扎入池塘不见影。

池塘水，波粼粼，  
大姐急叫像电铃；  
小王奔跑如射箭，  
救起梅英一身轻。

梅英脸色紫青背，  
柳叶眉下泪晶莹；  
小王用手擦泪水，  
十指相扣心相印！

“小王哥，你不知，  
我妈说的那门亲；  
男的就是张阿兴，  
多次劝妈妈不听！”

梅英浑身湿淋淋，  
小王担心冻成病；  
俯身背起心上人，  
疾步如飞奔山岭。

小王背贴梅英心，  
梅英羞难为为情；  
大姐脸上笑盈盈，  
轻轻用手插杨霖。

(四)

到了林区一家亲，

杨家父女成贵宾；  
小王进出忙不停，  
让出房间给梅英。

雪白米饭铁锅烧，  
清蒸干菜香喷喷；  
晚上点亮美孚灯，  
细说情话到三更。

次日艳阳天气晴，  
林区派出众精兵；  
齐步越过龙山岭，  
来到杨家见阿杏。

小王救因是恩人，  
一表人才宁波人；  
点头同意这门亲，  
赶紧领了结婚证

结婚之后一年零，  
相敬如宾好感情；  
国家政策来调整，  
职工家属可转正！

从此变成双职工，  
劳保福利有保证；  
时间不出半年整，  
生下儿子接班人。

儿子有生就有长，  
考进北大扬美名；  
四年大学毕业后，  
杭州工作心笃定。

光阴如箭日月梭，  
儿子不怕难为情；  
杭州姑娘领上门，  
小王梅英喜相迎。

公婆做了做爷奶，  
儿子做了做父亲；  
今年孙子又高考，  
重点大学也考进。

人生易老天难老，  
小王梅英七十零；  
退休买房住宁波，  
早晚公园步轻盈！

小王爱好练书法，  
龙飞凤舞头脑清；  
梅英喜欢唱越剧，  
“手心手背”感情深。

动静结合两夫妻，  
相亲相爱永不离；  
“人生七十不稀奇，  
‘来日再爬龙山岭！’”

# 山村的早晨

水贵仙 摄



# 一朵夜色

初颜

一朵夜色

朦胧着黑纱 悬浮在月光里

盛开着一瓣一瓣

被黑暗浸泡过的思念

星星数过的呢喃

策动着你的心弦

站在风里寂寥地望着对岸

望着那深不见底的茫然

风解开了思绪的衣扣

沿着月光的沉默

一缕一缕抽出诗一样的忧

被遗弃在一滴夜露里

这一朵无尽的夜色

爬满了被风吻过的文字

那潮湿的叹息

就像蝴蝶挣扎过的痕迹

捂着暗香

在找不到出口的迷雾里

一寸一寸折叠

一朵摇摆着在思念里的夜色

# 镇明岭庙，一座城市书房的前世今生

崔海波

不冷不热无风无雨的午休时间，我会骑自行车在市区兜风。月湖环线是我的常规骑行路线，镇明岭庙就在这条线上，白墙黑瓦的清式平房，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群中，显得低矮不起眼，以至于我无数次骑车经过庙门口，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也许是路另一侧的月湖风景太旖旎，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到湖光水色中了。

记不得是何年何月何日，我第一次进城来，走在镇明路上，听人说起这里曾经有一道岭，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自小在山区长大，对山岭太了解了，宁波城区属于平原水乡，怎么会硬生生生长出一道山岭来呢？后来查了资料得知，这里确实有了一道岭，有故事有来头有讲究。

话说北宋天禧年间，郡守李夷庚在鼓楼前浚清澜池，运土到路中段镇明巷口，堆土形成镇明岭。这一波操作与西湖的苏堤、嘉兴南湖的湖心岛一样，都是挖湖泥堆砌筑成。苏堤与湖心岛上遍种花草树木，特别是湖心岛，上面还有一座著名的烟雨楼，令后世文人墨客吟咏不绝。镇明岭上也种过花花草草吧，比如杜鹃花，春天的时候，岭上开遍映山红，也是很美的。

镇明岭的名气虽然不及苏堤、湖心岛，但还是有人文人为它留下笔墨，元代诗人袁菊村就写过一首，收录在《四明谈助》中：“一岭坡陀镇四明，无山无水自天成。闲看来往登瀛客，仿佛金鳌背上行。”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镇明岭曾经是宁波城内的一

个热门景点。

李郡守为什么要建造一道岭，原因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镇明路正对着鼓楼，是宁波古城的中轴线，主干道，路中央硬生生建一道岭，给行人车辆带来不便也是肯定的，但是据说它能镇住四明，给百姓带来安宁，大家也就喜欢上了它。镇明岭建成的很长一段时间，边上是没有庙的，庙是到了清朝才建的，据说是为了祭祀六邑城隍之神，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镇明岭在后来的一次次道路改造以及城市建设中被渐渐铲平，淡出人们的视线，镇明岭庙则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它几经修葺，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到了一定岁数，看什么都是云淡风轻，以沉默应对世事变迁。

今年11月，镇明岭庙华丽转身，白墙没变，黑瓦没变，屋内巨大的木质廊柱依然矗立，但是陈设变了，功能也变了，它以一种城市书房的样貌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下午，我走进镇明岭庙，设计新颖、错落有致的书架艺术感十足地安放在三百多平方米的空间，一万五千册涵盖艺术、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教育、经济等六大类书籍入驻其间，散发出浓郁的书香。

这些年，我已习惯于看电子书，嫌纸书分量重价格贵，随身包里总是带着充足了电的KINDLE，还时不时向周围的亲朋好友介绍电子书的好处。但是置身镇明岭庙，看到这里一排排全新的好书，我忍不住心动，从包里翻出冷落多年的借书卡，借了五本新书。镇明岭庙要打造的是一座无人值守的城市书房，这里的设备都很智能，以至于我站在机器前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最后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才完成自助借阅手续。

借完书后，我发现有几个年轻人站在书架前摆出不同的造型拍照，可不是，书架是最美的风景，也许过了不了多久，镇明岭庙会成为网红打卡点。

# 以新生命来否决 (外一首)

杜秋明

它枯萎了  
这是个意外

它用卷曲的枯萎  
用疼痛  
来卸载脆弱  
来生长新的肢体

曾经它鲜艳的花朵  
与环境僵持  
向偶尔倾斜来的时间  
求偶寻欢

也许 它的一封信  
写了很久  
直到人们不需要  
用书信来表达  
而它的书信  
仍未成篇

也许 它觉得在路上  
已经走了很久很远  
但我们看到的它  
始终未曾离开

也许 它有温暖的记忆  
有在微风中摇曳的灵性  
这些都是它  
枯萎里保存的柔韧折痕  
是它隐藏的一部分空间

现在 它的空间缩小在它的枯萎里  
同时为它设计的意义  
适时地显现

它凭信心必不惧怕  
反倒以新生命  
来否决自己轻易地存在

一个领受的手势

很多声音比人的声音  
更能表达人的内心想法  
我手中的腰鼓  
就是这样

我用左手交叉到右边的手势  
把推出的声音  
开出一朵朵 丰收的赞美

我的虔诚  
被你许可  
枝丫和枝叶交叉拥抱  
也和你许可  
你许可山脉与河流  
隐秘的静默与流淌  
你许可鸟儿飞过你  
闪着星光的话语  
你的笑脸  
映着窗前的星光

我在窗前  
肌肤簇拥着鼓点的火花  
亦如青草地的羊群  
在你的左右  
活泼可爱

我以领受的手势  
倾洒我茂密的心灵  
亦如脚下支撑的基座  
给我转向你的坚定力量